



望水

(一)

雨已經足久毋落矣。

這個時陣，四界猶是暗眠摸，小可大籮的阿惠拖著愛暈的身軀起來點電火，穿著淺拖仔行到灶趂。淺拖仔的聲音在烏暗中，特別大聲。

「阿琪，緊起來！」阿惠那喝那掀開冷吱吱的電子鍋，扒兩碗焦涸涸的飯了後，就佻猶未暈醒的阿琪跔佇灶趂壁邊食早頓。阿惠的一雙箸佇碗內來來去去，一暈仔就食完矣。

「較緊咧！」阿惠仔倚起來，倒一杯冷水灌入去腹肚了後，就對瘦卑巴的查某囡小琪大聲喝。

「哦！」穿著垃圾衫仔褲的阿琪，細細聲講話，清彩用衫仔褲拭喙，就共碗囡佇洗碗槽內底，用走的去阿母遐。

阿惠行到頭前埕，對竹篙頂面收兩條巾仔，1條圍頭殼額仔，另外1條對頭殼包到下頰，佇下頰拍一个結，閣戴葵笠仔固定，規个面包甲賸一雙目睷爾爾。

阿惠的手扞著手扞仔，叫阿琪緊爬上車頂，機車的聲音佇透早的庄趂，攪吵作穡人的眠夢。伊噪人耳的聲音，嘛是無欲等人的款，阿琪趕緊爬到車頂，這對細漢的伊來講，是足食力的代誌。機車的電火只有微微仔光，猶毋過佇暗眠摸的透早，嘛是足有夠矣，電火無照著的所在，攏是全款的烏，田是按呢，路是按呢，尾寮山嘛是按呢。

「阿母，咱欲去佗位？」阿琪感覺奇怪，阿母的車毋但毋是欲去家己的田，顛倒行到另外一爿。阿琪聽著車佇咧爬崎的聲音，車愈爬愈慢，親像呿呿嗽的老阿公。一睷仔了後，阿惠就佇路中央共車擋咧，這時，山邊的雞公已經咧叫，一聲比一聲閣較長。

「你坐好，等一睷仔就好矣！」阿琪毋敢烏白振動，驚車會倒。阿惠趕緊行到路邊共身軀跔落，慢慢仔跳到田底。

「媽！我嘛欲看！」小琪大聲喝。

「你足囉嗦！」阿惠淡薄仔無歡喜，閣用兩枝手出力爬到路頂懸，共阿琪牽到路邊。

「你著跔好，毋通落去水溝仔底。」阿惠仔那行那講，猶閣跳落圳溝邊仔的田岸。

路的邊仔是一條圳溝，圳溝內底的水予石頭阻擋了後，滿起來的水攏流去一區菁仔園，水流過的所在攏有滾水的聲音。阿惠拗彎身軀，予尻川半天懸，兩枝手做伙出力共圳溝底的飼料袋抽起來，又閣出力夯走兩粒大石，這石頭實在是足重的，阿惠搬甲怦怦喘。

「有夠費氣，水攏無夠！」佇阿惠夯開石頭的時陣，溝圳的水攏總對下跤沖，烏烏的水和漉糊糜摻摻做伙，一睷仔了後，才恬恬無聲音。

「這是偷拆水，水走去菁仔園，咱的田就無水通好淹水，你袂使共別人講。」阿惠那走那講，載著阿琪趕緊騎車離開。

到茄仔園，水溝底只有焦涸涸的塗。阿惠猶閣窒佇圳溝，全款的尻川夯懸懸，全款用石頭佻布袋做一个水閘仔。無一睷仔，濁濁的水已經到矣。布袋佻石頭橫佇水底，水攏在石頭前覘圓箍仔，過來就乖乖仔流入去茄仔園。焦涸涸的塗淋水了後，一睷仔就變做烏色。

「哇！足趣味哦！」阿琪看著濁水一直起泡，歡喜甲那喝那跳，閣用手去掌灑糊糜、捏塗尪仔。

水放好了後，阿惠就佻阿琪佇田底共茄仔整理葉仔，竹篙一枝一枝倚佇田底，若親像聽喙的學生，排齊齊等先生的教示。這個時陣，日頭猶閣藏佇尾寮山的後壁，猶毋過，天邊已經有淡薄仔貓霧仔光。

「天氣足翕，透早就一直流汗，身軀攏是臭汗酸！」阿惠那做那拭汗。

「你的手欲較輕一點仔，若無會予你拗斷去！」阿惠大聲喝，害阿琪著生驚，伊的跤手愈做愈慢。阿惠提出細枝竹仔細膩插佇茄仔邊，共茄仔莖一輓一輓縛好勢，動作緊閣伶俐。

天氣愈來愈燒熱，個已經做工課超過 4 點鐘。

「阿母，腹肚足枵，你奈無欲種果子，這茄仔也袂使食！」

「姑不而將才種這，厚工閣歹顧，猶毋過果子這幾若年攏俗到無人愛，茄仔無定著會好價。」

「阿母！你為啥物欲共茄仔綁做這款？」阿琪細細聲講話。

「風颳欲到矣，共根倚予在，才毋驚做風颳！咱遮雖然有尾寮山，風颳毋捌入來，毋過袂使清清彩彩，一點仔風嘛會拗斷茄仔！雖然厚工，猶毋過較好勢啦！緊做，毋通閣問矣！」講煞，阿惠就提出收音機，收音機發出細細聲的臺語，一直報著仝款的電話號碼。

阿琪無法度跔遐爾久，趁阿母無注意的時陣偷偷仔倚起來停睏，無逐日作穡作甲腰脊骨強欲折去。阿惠作穡作一世人，一跔就是幾若點鐘，親像身軀就是欲拗彎佇田底仝款，到暗時才會喝腰骨酸疼。

足無簡單到 12 點，個歇晝嘛無，對透早做到這搭。

「好勢矣，行！」阿惠大聲喝，無等阿琪應話，伊就行對機車。

「會使轉去矣！」阿琪等這句話已經足久矣，伊毋敢顯現家己的歡喜，猶閣縛幾若輾才倚起來，怙怙綴著阿惠到圳溝，對下跤看，圳溝猶閣無水。

「水猶閣予別人圍去矣，氣死人！好佳哉，只有賭後面幾樣無水爾爾。阿惠閣穿上雨鞋，行向機車。

發動鈴木五十了後，一睏仔，機車的影仔就無去矣，只有留落白色的煙。

「嗶！嗶！嗶！嗶！」鈴木五十的喇叭聲佇小路上大聲喝叫。

「死天良仔！較停咧！」騎佇阿惠頭前的天良予這聲音驚著，緊共車停佇路邊，阿惠緊停佇天良邊仔。阿琪規个人拚佇阿惠身軀，又閣往後壁倒，險仔落落。

「你刁工揣我，有啥物代誌？」

「幾若工無看著大水的影，今仔日的水哪會遮爾細呢？水攏無夠用，我的茄仔欲焦死矣！」阿惠講話攏無停，無欲管天良猶未共車停好勢。

「今仔日我佻天義欲通水溝仔，所以共水閘仔關起來啦！」

「哦，無較早講，我昨昏就應該趕緊放水！」

「天義講今仔日透甲看著新聞講風颶欲來矣，所以才決定欲通水溝仔的，我嘛是彼个時陣才知影！」

「你毋通共我創治，風颶若是真正來矣，我的茄仔就欲好價矣，這馬的菜已經俗甲無人欲買矣，我幾若工攏做無錢工，閣按呢落去，我嘛無法度活！好，我欲來走矣。」講煞阿惠就催油離開，喙閣唱歌。

(二)

到厝矣，佇屏東讀冊的阿芳嘛歇假轉來。

「你考試考完矣，下晡咱兩個做伙佇厝後壁做工課，一下仔就做完矣！」阿惠看著加一個人鬥相共，伊那笑那講。

「好！猶毋過日頭遐爾燒熱，我佢阿琪到溪埔耍，較晏的時陣才去做工課，好無？」

「嘛好！溪埔遐無啥物水，抑是愛注意，聽著無？」

「有啦！」

清彩食中晝頓了後，阿芳就踏跔踏車載阿琪對溪埔行。

「琪仔，你看，遮是大津，這重重疊疊的山是尾寮山，邊仔這條無水的水溝仔是通荖濃溪的水溝！」阿美的手指懸指低，親像遊覽車的小姐介紹景緻。

「為啥物欲有這條水溝仔？」阿琪歪頭問。

「若無這條水溝仔，阿母的田哪會有水呢？這條大水溝是對荖濃溪的頂上通到下跔的。」

「毋過這是水溝仔，哪會內底無水咧？」

「你看！遐是水閘仔！水閘仔若關起來，著無水啦！」阿美共跔踏車停落來，指著山跔的磅空。

「啥物是水閘仔？」

「水閘仔就是水的門，這條圳溝是對山的彼引拍磅空到山的這引，山跔做一個水門，若是無欲用水，就會使共水閘仔關起來！」

「姊，你看彼引，有怪手！」

「哦！莫怪，因為個欲共水道的沙仔清清氣，才會共水閘仔關起來的！」

「按呢我知影！」阿琪頓頭，一副啥物攏知的款。這時，砂石仔車一車閣一車駛入去閣出來，親像狗蟻仝款。

才一睏仔，就到駁岸，岸的邊仔是一條大路，路的邊仔種大欖樹仔，開著黃色的花，人講彼是阿勃勃。黃色的花，真正有嬌，阿芳和阿琪看了一睏，才走去溪埔看水，耍沙仔。

駁岸內底的沙是足幼，踏佇頂懸足爽快。水真淺嘛足清氣的，青青的色，佇日頭下跂閃爍。

「頂擺來遮看大水，大水差一點仔就共駁岸沖去，好佳哉有幾欖大樹仔共水擋咧，駁岸才無予水沖去。」

「阿母講，大水來的時陣，就會好價，敢有影？」

「彼擺阿母的茄仔起到 1 斤百五，幾若工，阿母攏笑微微。時間差不多啊，咱應該愛轉去矣，行！」

到厝的時陣，阿惠恰平常時仝款倒佇膨椅頂懸睏，電視抑是咧廣告。阿琪躡跂行去關電視，毋過，阿惠煞翻身精神矣。

「聽天良講風颶欲來矣。」

「哪有風颶講來就來的，昨我看氣象，抑無啥物消息。」阿芳那拭桌仔那講。

「這馬的天氣反起反倒，啥人嘛講袂準，天良講這是今仔日透早的消息，伊一聽著，就共水閘仔關起來，所以才無水通好共我的茄仔淹水。」

「莫怪，我看個今仔日佇咧水溝挖沙，原來是為著風颶。毋過，伊按呢做，大水來的時陣，才會使消水，個真正是好人。」

「這你就毋知影矣，個攏是為著錢。」

「為啥物按呢講咧？」

「啥人毋知影水溝仔底的沙仔誠值錢？天良的困天義，伊家己的工課是駛怪手，叫一寡砂石仔車來，就會使共沙仔換做錢，

遮好空的代誌，啥人無愛？個才毋是為著咱的死活咧。而且，咱遮懸閣無做過大水，無挖水溝仔嘛是仝款。」

「挖沙仔敢袂予警察掠去？」

「這款代誌啊無人會講，橫直伊趁這款錢，對咱無啥物妨害，猶閣會使通水溝，所以大家攏當做無要無緊。」

「按呢就無啥物好講的，毋過，為啥物水溝仔底定定有塗通好挖咧？」

「這我嘛毋知。風颳過了後，濁水就會含足濟沙仔，水閘仔佇風颳的時陣，攏愛關予好勢，等水攏變甲清清清，才會使拍開水閘仔。這馬水溝仔底沙仔會遐爾濟，無定著是個頂擺濁水的時陣，有較早打拍水閘仔。橫直個會清水溝仔，這佢咱嘛無關係。」

「阿母，風颳若是真正來矣，你的茄仔欲按怎？」

「咱這山邊的所在是毋免驚透風矣，雨應該攏會落佇茂林的山頂，雖然荖濃溪的水會閣漲起來，毋過，若是水閘仔有關好勢，應該無啥物問題。」

「你毋免操煩矣啦，轉來就好好做一寡工課，有閒就歇睏。」

佇塗跤耍的阿琪聽歇睏就緊倚起來。

「歇睏欲創啥？」

「大水來的時陣，咱做伙去溪埔看大水，好無？無定著會使祛一寡柴轉來。」

「猶毋過，日頭遐爾大，抑無看著雨，對佢位來的水咧？」

「山頂若落雨，咱就有水通好看！恬恬，緊睏！」

「著啦，天公變魔術，無雨嘛有水！足好看哦！」阿芳講煞，就佢阿惠笑甲落下頰，連鞭就戴葵笠仔走出去矣。

(三)

日頭閣未落山，烏雲罩天，雨開始微微仔落佇山邊、田底。

「這叫做風颱天，無風也無啥物雨，真正笑談！」阿芳那看外口那笑。

「你毋知影咱遮尾寮山足好矣，因為有山的阻擋，咱才會使遮穩當，別的所在才毋是按呢，行！去駁岸看覓就知。」

阿惠戴著葵笠仔，共阿琪叫精神，載著阿琪佻阿芳對駁岸騎去，經過圳溝時，看著黃滾滾的沙仔佇水溝仔底。

「奇怪，風颱天奈閣有遮濟水佇水溝仔底？」阿惠愈想車騎愈慢。

「媽，騎較緊咧，我欲予阿琪攲落矣！」阿芳佇後壁喝，阿惠只好騎較緊咧。

到駁岸的時，已經有一寡人佇遐，看水湧拍在駁岸佻肉粽頭的頂懸，「轟轟轟」的聲音，實在真驚人，連粗重的柴嘛佇水面起起落落。阿琪看著大水，心內足歡喜。

「阿母，大水若是來，茄仔就會好價，敢是？」

「是啊！水若愈濟，價數就愈好！」

「按呢，敢會使買糖含仔？」

「枵鬼，猶閣欲食糖含仔！水若是夠大，我就買糖含仔予你食！」

「哇！足讚矣！大水緊來哦！大水緊來哦！」阿琪大聲喝，聲音佻水湧做伙，邊仔的人聽著攏笑哈哈，天良和天義嘛笑甲攬腹肚。

「天良仔，你嘛來看大水哦！」阿惠看著天良就講。

「是啊，這水看起來比進前攞閣較濟，我看，你的茄仔就欲好價啊！」

「你的沙仔嘛欲大趁錢哦！」阿惠對著天良細聲講話。

「阿母，恁佇遐講啥？」阿琪大聲喝。

「無啦！困仔人有耳無喙，咱來轉！」

「欲轉去哦，我無愛，我閣欲看！」

「已經暗摸摸，明仔載才閣看。」

「明仔載透早哦！」

「好啦！緊咧！」

「水若閣較大，你就欲買糖含仔予我食哦！」

「囉嗦，好啦！」

「天良，阮欲來轉啊！明仔載才閣開講！」阿惠講完就騎車走矣。天良和天義爸仔困閣倚佇遐講話。

「阿義仔，今仔日有共水閘仔留一个縫，溪埔的水遮爾大，山區一定落足濟雨，水的色看起來又閣足黃的，你愛較細膩咧！若是水傷大，閣愛緊共水閘仔關起來，無，水閘仔會歹歹去！」

「我知影啊，我會細膩，等雨較細的時陣，我就駛怪手去挖塗。無定著這擺會使加挖幾台車，最近砂石的價數上好，咱一定會使趁足濟錢。」

「會記得加叫幾台砂石仔車去哦！」

「知啦！今仔日一定欲做規暝，雨遮爾大，一定足濟塗！」

「毋過，等人較少的時陣才去挖，你看按怎？」

「免啦，咱是通水溝仔，這對大家攏好，表兄又閣是代表，阮攏已經講好勢矣，我欲來去矣！毋通煩惱。」阿義那催油那講話，一下仔聲音就佻機車的煙做伙無去矣。

(四)

阿惠轉去了後，就猶閣倒佇膨椅看電視。

「阿琪，緊去睏，明仔載才載你去看大水哦！」

「若是足濟水，你就欲買糖含仔予我食，你愛會記得！」

「好好好！」

「按呢我欲去睏矣。」阿琪講煞就爬去樓頂睏。

這個時陣，雖然阿惠的厝離駁岸有淡薄仔遠，毋過，因為厝彼坵地足懸，所以水湧的聲音也是聽甲足清楚。

這時，大雨拍佇厝頂頂懸，若親像用桶仔倒水全款。阿惠雖然喙裡攏講水愈濟愈好，伊心內嘛知影，若是真正落傷過濟雨，伊的茄仔嘛是會浸水死翹翹，聽著雨愈落愈大，伊嘛是淡薄仔煩惱。好佳哉，這款代誌，佇這尾寮山的邊仔，是毋捌有的。想到遮，伊佇膨椅頂懸一睏仔就睏去矣，眠夢的時陣，閣一直聽著怪手的聲音，砂石仔車走來走去，塗跤嘛一直振動。

半暝，阿惠予電視廣告的聲音吵精神，伊共電視關起來，四界就攏恬恬，只有淡薄仔雨和奇怪的物件咧叫。阿惠聽著雨已經無遐爾仔大，就行到神明桌頭前，手合掌，那講話那微微仔笑，閣唱：「透早就出門，天色漸漸光……。」

阿琪毋知當時嘛走來膨椅睏，阿惠欲共阿琪抱去眠床睏的時陣，阿琪煞精神矣。

「阿母，來去看大水哦！」

「四界攏暗摸摸，你閣睏一醒啊！」

「我的腹肚枵，敢會使食炒飯？」

「好，等咧！」

阿惠緊走去灶趲炒飯，阿琪走去頭前埕耍。

「阿母！阿母！」阿琪行入來灶趲。

「才一睏仔，你的褲哪會澹糊糊？」

「阿母，頭前埕攏是水，閣有幾若隻鴨仔！」阿琪那怦怦喘那講。

「你是咧陷眠，咱遮哪會有鴨仔？」

「我無白賊，你看就知！」

阿琪換阿惠來到頭前埕，天邊已經有淡薄仔貓霧仔光，頭前埕的塗趲已經變成黃色，若親像浮佇水面，閃閃爍爍。

阿惠趕緊爬到樓頂，伊看著山趲的水門已經無去矣，只有黃色的水用噴的一直灌入去田底，果子園攏無去啊，茄仔園嘛是，四界攏是水，伊的厝就親像黃海的島嶼。

「足好的，有大水通好看，毋免出門就有大水通好看！」阿琪那講那跳。

「阿母，我敢會使食糖含仔？」阿惠恬恬無講話，雨愈落愈細，毋過，對阿惠的面滴落來的水煞愈來愈濟……。

作者感言

水，是農家最單純的想望，它孕育、滋養每一個生命。但是，曾經何時，農人日夜盼望的甘霖，成了摧殘生活的惡水？

其實，大自然並未虧待她的子民，是人心的貪婪辜負了上天的恩賜，因此，我寫下了〈望水〉。

感謝阿爸阿母的辛勞，讓我看見農人不向命運低頭的堅韌，我試著捕捉他們的滄桑及委屈，記下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掙扎；感謝閩南語，讓我記得阿爸阿母的平凡純樸，記得老一輩農人揮汗的精神和工作的姿態！

呂美琪

新竹市立虎林國民中學 教師

